

故乡，既在这里，又在他处

HOMETOWN, HERE AND ELSEWHERE

01: 选自《大连幻景》, 2017-2019

图 / 杨圆圆 文 / 傅尔得

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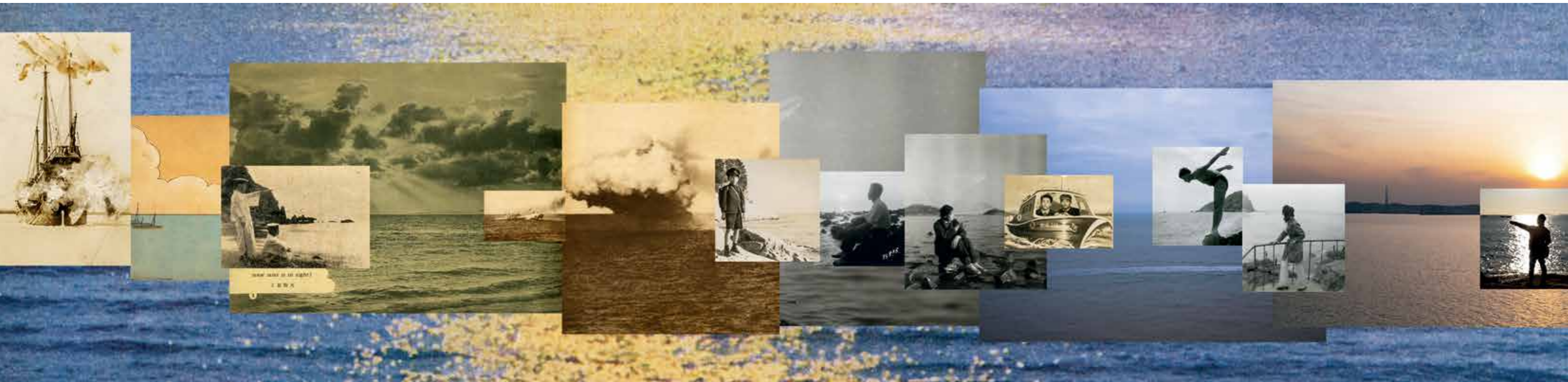


杨圆圆，1989年生于北京，2013年获得伦敦艺术大学摄影本科学位，目前工作居住于北京，是一名视觉艺术家与电影导演，通过影像、摄影、艺术家书与表演等多种媒介叙事。

杨圆圆的作品建构着一个有纵深历史和广阔世界的坐标系，而构成一个个坐标点的，是不同时代不同境遇下无数个体的故事，他们或在世界上某个城市的历史与当下中交错与相遇，或是随着某个主题的历史沿革与时代变迁而发生牵扯与关联。我们在受到吸引进入他们故事中的同时，也在自觉与不自觉间地从中寻找着情感与经历的参照，而这正是杨圆圆作品的核心：一以贯之地观照我们当下所处的状态。

不合时宜的、无根的、错位的乡愁，在杨圆圆的多个作品中一再地显现。这种现代症候，当它被杨圆圆基于摄影的图像创作以不同形式呈现出来时，便散发出了一种特有的真实力量，撞击着我们在当下生活中的一些瞬间：在那些或恍惚或清晰的时刻，我们面对故乡时，所真切感受到的“无根感”。

在2019年于上海艾可画廊展出的《大连幻景》中，杨圆圆便围绕“故乡”这个概念提出了各种疑问。犹记得展厅内那个带有回旋图案的黑色幔帐走廊带给人的魔幻感，它如时光机般，将人瞬间抛掷到一个时光交错下的大连。



02: 选自《大连幻景》,2017-2019

生于大连但于二战后回国的日本作家、1930年代从日本前往大连旅行的游客、因闯关东而在大连暂住或长居的不同个体、被养父母抚养成人的日本遗孤、更早之前生活在大连的俄国建港专家、出生在大连但幼时便搬往海外的80后移民等，这些在不同时代中生活在大连的异乡人们，以影像的方式在你眼前来回穿梭于大连的旅馆、楼梯、广场、街道之间，喃喃无休止地诉说着他们对大连漂泊无依的乡愁。

这些声音和影像，如幽魂附身般钻入了我们体内，究竟是他们对大连的乡愁，还是现实中的我们对自己故乡的感受，都在那一刻融为了复杂的一体。

而对出生、成长于北京的杨圆圆来说，她对北京的感受，接近那位80后移民对大连的“无根感”——“因为城市化进程，你小时候熟悉的地方，好多都已经没有了。”当然，成长在中

国加速发展下的一线城市，会格外体验到这加速旋转带给人的眩晕离心力，这力量也让故乡由一个本来可以是牢固的、可靠的、在共同记忆下的存在，不可阻挡地变成了一个流动的、即兴的、让人感到无根的模糊地理概念。

无论出生成长于乡村还是都市，我们都会产生相似的共鸣。而复杂的乡愁一再地弥漫在杨圆圆的作品中。

杨圆圆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于当下而言所稀缺的个体故事，让我们可以在广阔的历史和世界中，寻找相似的经验。那些曾经或正遇上跟我们同样疑惑和困境的个体，他们如何应对？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和结局？我们不仅在跨时空和地域的联结中与他们产生共情，更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引导、宽慰和力量。

杨圆圆称，她这种穿行于时空之间的宽广的视角，曾得益于意大利学者阿甘本的影响：“阿甘本的那篇《何为同时代

人》，描述了一个相似的历史观，比如我们看待当下的态度：你必须站在一个与当下相互矛盾和违背的状态中，就是你得不停地抵抗当下的同时，才能看清当下。”

与杨圆圆对谈

其实你的很多作品，都是跟故乡有关联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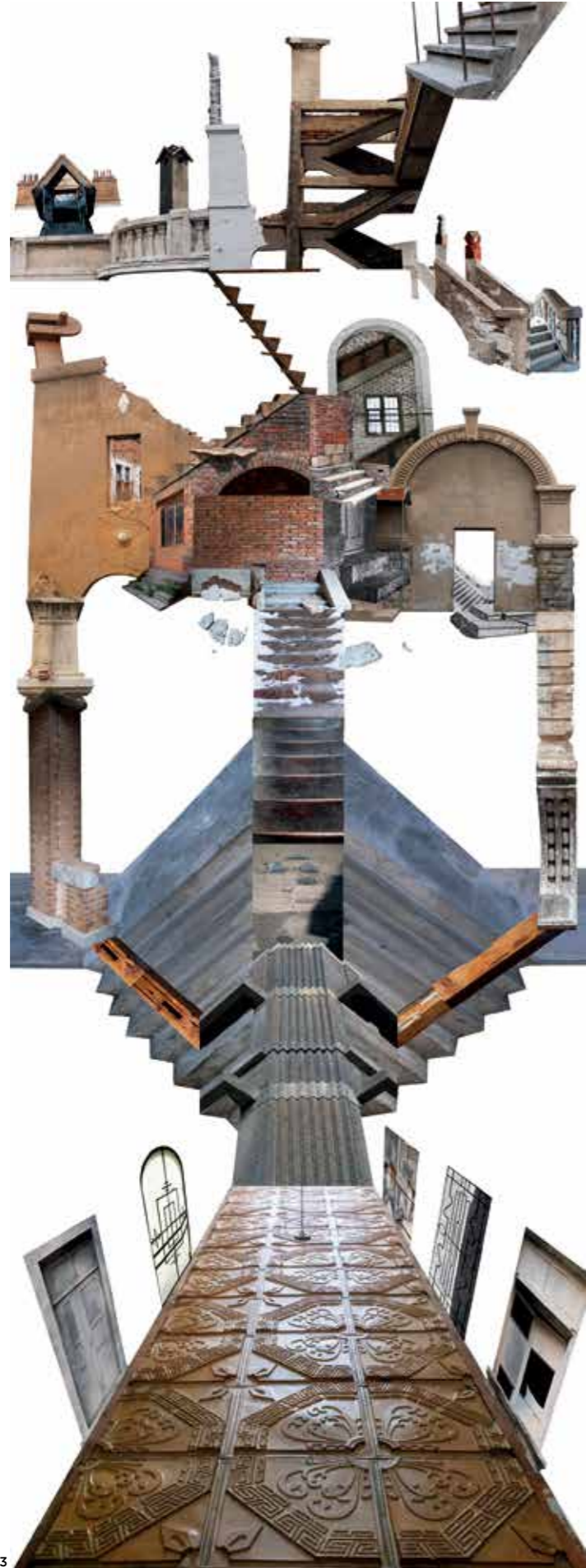
杨圆圆：嗯对，要不然就是别人的故乡，要不然就是和自己的故乡有一点关系，但大部分好像都是别人的故乡。

你早前的系列《中间地带》涉及到全球化、商业化等将各个城市变得越来越同质化的状态，《中间地带》或许是对北京的这种状况的描述。

杨圆圆：对。我觉得尤其是到了现在，对于00后一代来讲，乡愁是什么？是初中的时候在商场跟哪个小女生的约会？我不知道。现在人们成长的体验，是一个Mall接着又一个Mall。十多年前，街边的场景还是更丰富的，这几年街边的很多小店也都被拆了，一切都更加地同质化。

你的创作整体呈现了一种世界主义者的视角，你觉得呢？

杨圆圆：我觉得是吧。我一直在想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：是什么让我们的当下变成了现在的样子？思考这个问题，很重要的就是退一步看。首先，我们得把我们放在一个更长更宽阔的版图上，才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中国是什么情况。而我们站得更宽广一点，才能了解亚洲是什么情况。时间轴也是，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，才能把当下的问题看清楚。然后，



03



04



05



06



07

03: 选自《大连幻景》,2017-2019
 04: 《大连幻景》展览现场,2019
 05: 《大连幻景》展览现场,2019
 06: 《几近抵达,几近具体,重庆》,2014-2015
 07: 《几近抵达,几近具体,重庆》,2014-2015



08



09

08: 选自《中间地带》
 09: 选自《中间地带》
 10: 《几近抵达，几近具体，重庆》装置



10

时间也不要太远，要都跟 20 世纪的历史有关联，因为这个时期有图像留存，而且也是跟我们当下有直接相关的历史时期。

我从 14 岁开始喜欢摇滚乐，对我来讲，这不仅仅是选择了一类音乐，更重要的是选择了一种精神状态，我不想被规训在某一个系统中，而是主动地作出一些选择，去反叛和抵抗一些东西。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总是有一种既在这里、又在他处的状态。上高中后，我就组乐队了，对我来说那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，我回忆中觉得自己没上过高中，但如果说我上了高中，那么上的就是北京的“D-22 高中”，D-22 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演出的地点，那是我的社群。因为音乐我开始喜欢看电影，开始喜欢影像之类的东西。如果你让我回忆我在北京的乡愁是什么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会回忆起，那应该就是跟音乐的社群相关的时期。

高中毕业后去英国念书，然后再一直于国外不同的地方创作。从小长到大的过程中，你对故乡的理解有变化吗？现在你如何看待故乡？

杨圆圆：我 18 岁出国上大学，那之前总是想离开这，到更远的地方看看。离开了家乡之后才会意识到，家乡对我来说

是什么。你站在他处，才会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故乡，我才会开始喜欢自己的故乡。18 岁之后在英国会想起北京，那个时候是以非常浪漫主义的方式，比如说我听到的窦唯的音乐，看到《城南旧事》这样的电影等，它们激发了一个我想象中的但其实我并没有经历过的北京，那是一个颜色灰白、很抽象的北京，那是我大学时期的乡愁。但其实，再往后几年，我再去想的话，就不再是那么浪漫化的想象，而是很具体的东西。

很现实地来说，我会想到我高中时候的音乐社群。那个时候我觉得待在学校怎么着都是别扭的，但其实现在再去想，学校对于那个时候的我也是一样重要的，因为有在学校时时刻刻都很别扭也特别不开心的我，才可以有在每一个看演出和进行演出的地方都那么开心的我。我现在的丈夫是我的高中同学，怎么也想不到，过了这么多年，我们俩又重逢在一起，我觉得人生很奇妙。如果去想想，家是很简单的，家就是你心里觉得最安稳、情感上有归属、可以更放松地做自己的地方。☺

（责任编辑：赵妹婷）